

高識傳

二十九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六八	二一九	二一六	五七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一六八	二一九	二一六	五七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30)	
函號	210	32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馭呂留良講義 清未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

改幸為詣

書坊禁例

採訪遺書

荒政輯要鑄版費數

古文尚書

周禮

大戴禮

孝經

孔子家語

西京雜記

忠經

世所傳韓詩汲冢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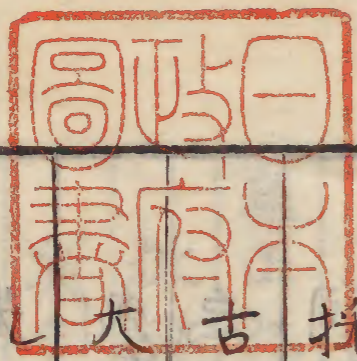
非全書

魚魯烏焉

兼弱攻昧解

董假周格言

馮鐵傳



賜銀青光祿大夫右丞相沂國公趙雄以積雨未
霽乞先次取秩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薛舜臣特降一資 王珪降一資

朱熙績降一資 程廷祚啟

劉原道 記與兒子語

烏鵲填河 蜂國記

飼猫說 盧盧四

王嗣宗殺狐 乞者說

封長白山記 人瑞錄

目錄終

高識傳卷之二十九

播磨加古川 周之輯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逆賊呂留良以

批評時藝託名講學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

矣今罪蹟昭彰普天共憤內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

之書急宜焚燬為請朕以為從來無悖逆之大儒以

呂留良之奸邪即令學問淹貫文辭雅馴而身蹈悖

逆之行口談聖賢之言言行不符之小人其所著之

書尚足令人尊信乎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燬

燬之固未必能盡即燬之而絕無留遺天下後世更
何從窺其底蘊而辨其道學之真偽予以故燬書之
議槩未允行頃者翰林顧成天稱呂留良所刊四書奏
講義語錄等書粗浮淺鄙毫無發明宜勅學臣曉
諭多士勿惑於邪說爰命在廷儒臣詳加檢閱茲據
大學士朱軾等於其講義語錄逐條摘駁纂輯成帙
呈請刊刻徧頒學宮朕以逆賊所犯者朝廷之大法
也諸臣所駁者章句之末學也朕惟秉至公以執法
而於著書之為醇為疵與駁書者之或是或非委聽
之天下之公論後世之公評朕皆置之不問也大
者

學士朱軾等既請刊刻頒布學宮俾遠近寡識之士
不至溺於邪說朕思此請亦屬可行姑從之以俟
天下後世之讀書者特諭

清朱軾

敕四書講義

又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臣朱軾禮部右侍郎臣吳襄等謹奏為崇正闢邪

以端學術以覺愚蒙事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翰
林院編修顧成天奏稱逆賊呂留良悖逆之罪擢髮
莫救普天之下苟明大義者無不切齒痛恨惟是逆
賊少年狎邪傾巧驕悍考試劣等後遂批點時文刊

販書籍借講學沽名即借講學媒利動輒高自位置
毀訛前人蔑視時輩而寡見渺聞之流轉相附和論
語言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邦家必聞正此人也
臣細觀其所著講義語錄等書粗浮淺鄙毫無發明
徒一味咆哮聳人觀聽竭其伎倆不過以益其回邪
而庸耳俗目見其大言不怍尊信愈深臣愚以為覺
天下萬世人心之迷尤當正天下萬世學術之誤仰
請 皇上特賜派員查閱將呂留良書中剿襲儒先
及議論悖謬引據舛訛之處一一根究原委詳悉辨
明 敕下直省學臣徧示多士俾知其事古之妄由

其學術之偽學術之偽由其心術之邪出此入彼不
容竝立則是非明而學術正謹庠序之教即在於此
矣等因奉旨着朱軾吳襄總閱方苞吳龍應顧成天
曹一士查閱欽此欽遵臣等隨將逆賊呂留良所著
四書講義語錄諸書通行查閱按其議論妄誕支離
搜厥根原粗疎鄙倍總由逆賊以毫無底蘊之學肆
其毫無忌憚之言勦襲程朱實與程朱繆戾援引經
傳每與經傳舛訛臣等根究原委逐條摘駁狂談臆
說敗露無餘謹抄錄成帙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
睿鑒 勅下刊布直省學宮俾僻遠寡識之士子不

高論傳

至溺於邪說於學術人心甚有裨益臣等謹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呂留良云夏殷之禮夫子皆能言之杞宋不足徵耳然使杞宋雖微而文獻尚備猶可有為乃無如文獻之亦不足徵也文獻當在杞宋之外有謂即杞宋之文獻者誤也

本文文獻不足故也一句緊承上二不足徵言杞宋所

以不足証吾言者由文獻不足故耳文獻自應就杞

宋而言文義方順今留良乃云文獻在杞宋之外則

本文故也二字如何說得去且古者列國分疆畫界

凡典籍官守師承授受惟本國之人知之而他國不

與焉夫子問禮必適周見老聃至齊而後得聞韶季

札聘魯乃得觀樂韓宣子至魯而得見易象春秋此

皆文獻必在本國之明驗也以謂即杞宋之文獻為

誤豈非說夢

改幸為詣

雍正二年奉 上諭帝王視學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為

教化之本朕覽史冊所載多幸學近日奏章儀注相

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辭朕心有所未安今釋奠伊

邇朕將親詣行禮以後奏章儀注稱幸非宜應改為

詣學

王心學等奉敕撰欽定學政全書

書坊禁例

高論傳

順治九年題准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益文業諸書其他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嚴禁違者從重究治

按不許至袁
民十四學從政
者不許至如
知三心聖王
不外此已

康熙二十六年議准書肆淫詞小說刊刻出賣共一百五十餘種其中有假僧道名或刻語詠方書或稱祖師降乩此等邪教惑民固應嚴行禁止至私行撰著淫詞等書鄙俗淺陋易壞人心亦應一體查禁毀其刻板如違禁不遵內而科道五城御史外而督撫令府州縣官嚴行稽察題參該部從重治罪但除該官員外亦不許旁人訐管以致奸徒擾害良民

康熙五十三年奉 上諭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而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嚴絕非聖之書近見坊肆間多賣小說淫詞鄙褻荒唐瀆亂倫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子弟未免遊目而盡心傷風敗俗所關非細著該部通行中外嚴禁所在書坊仍賣小說淫詞者從重治罪

乾隆三年議准查定例凡坊肆市賣一應淫詞小說在內文八旗都統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等轉飭所屬官嚴行查禁務將書板盡行銷燬有仍行造作刻印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

高論傳

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并不行查出者一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蓋淫詞穢說最為風俗人心之害例禁綦嚴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舊刻銷燬不盡甚至收買各種蠹架盈箱列諸市肆租賃與人觀看若不嚴行禁絕不但舊板仍然刷印且新板接踵刊行實非根本塞源之道應再通行直省督撫轉飭該地方官凡民間一應淫詞小說除造作刻印定例已嚴均照舊遵行外其有收存舊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銷燬如過期不行銷燬者照買看例治罪其有開鋪租賃者照市賣例治

罪該管官員任其收存租賃明知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

乾隆十九年議准水滸傳一書應飭直省督撫學政行令地方官一體嚴禁

乾隆四十三年奉 上諭據三寶奏請嗣後各直省士子有欲刊刻書籍者先錄正副送本籍教官轉呈學臣核定其書果無紕繆有裨世學者方准刊行倘不呈官核定私行刊者即無違碍字句亦令地方官嚴行禁燬如有誕妄不經之辭即從重究治等語所見非是不法書籍有關世道人心固應禁燬然亦全

高論傳

在各督撫留心體察嚴飭地方官實力訪查無難淨
盡其有悖逆不法如蔡顯王錫侯諸人有犯必懲狂
狂誕之徒自亦稍知做畏即或愍不畏死妄刻流傳
而此等狂悖之人為天地所不容斷無不自行敗
露原不必多為厲禁也至海內操觚之士著書立說
以抒夙學者本不乏人若如三寶所奏必呈送官轉
呈學政核定始准刊行竟似欲杜天下人刊書傳世
之路無此政體且以其事責成教官若輩未必果能
勝任並恐不肖者籍端需索轉滋紛擾弊更無所底
止三寶此奏斷不可行將此通諭知之

乾隆五十四年奏 上諭翁方綱奏江西士子有臨
場習用新出小本講章又坊間亦有編輯經書擬題
及套語策略等類於臨場時刊刻發賣現出示嚴行
禁止併於建昌一帶刊書之處遍為飭禁等語講章
策略等項竟有刊刻小本不特士子臨場閱看既得
弋獲捷徑且易於懷挾尤不可不防其弊翁方綱嚴
行飭禁所辦是至江西既有此項小本發賣恐各省
亦不免仿照刊刻流傳轉售著各督撫學政一體出
示禁止其已經刻印者令其繳出銷燬所有京城坊
肆等處並著順天府等一併留心查禁以杜僥倖

高論傳

而端士習者則又欲其進一節也
乾隆五十七年奉 上諭翁方綱奏科試情形一摺
內稱考試士子經解默經時於坊間所刪經題內出
題其有未讀全經者概不錄取等語五經為聖賢垂
教之書士子有志進取竟有未讀全讀者可見士習
之荒疎卑廢翁方綱身任學政自應認真董率俾承
學之士全讀經義身體而力行之方負訓迪之責如
詩書內不祥諱用語句自不便出題乃後世過於迴
避之陋習朕所不取茲公然竟有刪去者豈不可鄙
是亦學術式微之一證也經籍俱經孔子刪定豈容

後人更復妄有刪節今該學政明知坊間刪經之不
可而不能去不過調停其間且相沿陋習形之奏章
若為定例者然殊屬非是著傳旨申飭蓋各省坊間
射利之徒往往於經書內避去不詳諱用語句擅行
刪節標寫擬題以為習場屋者揣摩之具而疎進之
士子遂以為捷徑秘傳最為惡習山東省如此各省
當亦不免而各督撫學臣知而不言則吏翁方綱之
不如矣朕實愧之此事於士風大有關係不可不明
為查禁著通諭各督撫及學政等務須實心查察嚴
行禁止俾士各通經文風振作其應如何立法查禁

高論傳

以端士習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禮部議具奏遵旨議覆查坊間刪節經書久經嚴禁茲射利之徒狃於故習未能全行銷燬士子圖其便於誦習非嚴立科條不足示儆應請行令各督撫學政其文到日轉飭所屬將坊間所存此等刪節經書板片限三月內押令盡數呈繳如逾限不交一經查出照違制律治罪其未能詳查之地方官及各督撫學政均照例分別議處併飭令出示曉諭各屬士子如有前曾購買此等刪節經書者亦令其作速自行銷燬毋得稍有存留

又奉 上諭姜晟奏查銷坊間刪本經書版片書籍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五經為聖賢垂教之書豈容妄有刪節前經明降諭旨令軍機大臣會同禮部立法查禁通行各省一體辦理今據姜晟奏湖南省查出刪減經文標寫擬題應行禁止者共十種查明銷燬是湖南一省既有此等書籍他省自皆不免且浙江為人文薈萃之區似此書籍必多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距京更近尤應查明覆奏何以均未奏及著傳諭各督撫等即將此項刪本經書現在如何立法禁銷之處即行查明具奏毋任延緩 同

萬壽傳

祭丙

雍正五年議准致祭

至聖先師孔子大典攸關今直省惟司道府州縣官於

丁日行禮其督撫學臣則先期一日於階下行九叩

禮謂之祭丙

同

採訪遺書

康熙二十五年奉

上諭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

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以廣見

聞而資掌故其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

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

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宜廣為訪輯凡經史子集

除尋常刻本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

抄寫事宜兩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佚以

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

同

乾隆三十七年奉

上諭朕稽古右文幸資治理幾餘

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緗載稽極博其鉅者羽

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

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

不有所發明可為激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

即詔中外搜取遺書並命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

高論傳

史徧布鬻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
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弦
者既已蒼萃畧備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
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并錄極方策之大
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
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
不富也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千百家或逸在名山
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
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如意購

圖書
集成

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
屏幃壽言等類又其本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鶩編
刻酬唱詩文瑣碎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
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
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攷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
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
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
本風雅如顧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
編並非勦說危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
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刊刻祇係

高論傳

萬壽傳

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叙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後令廷臣檢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畧益昭美備稱
朕意焉

乾隆三十八年奉 上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核永樂大典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為

永樂大典

總裁揀選翰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茲檢閱原書卷首序文其言採掇蒐羅頗稱浩博謂足津逮四庫及覈之書中別部區區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躊駁乖離於體例未能允協即如所用韻次不依唐宋舊部惟以洪武正韻為斷已覺凌雜不倫况經訓為羣籍根源乃因各韻輻輳於易先列蒙卦於詩先列大東於周禮先列冬官且採用各字不論易書詩禮春秋之序前後錯互甚至載入六書篆隸真草字樣摭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描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於古

訓諭傳

柱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為鑿枘不合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稟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既遺編淵海若準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為有益著再添王際華裘日修為總裁官即會同遴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分晰校核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義無闕典要者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即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旨叙列目錄進呈候朕裁定彙付剞劂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祇須性出簡明畧節以佐流傳者訂之用不必將全部付梓副朕裨補闕遺嘉惠士林至意再是書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蕝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係棄多取少自當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銷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即行詳議繕摺具奏

又奉 上諭前經降旨令各該督撫等訪求遺書彙登冊府近允廷臣所議以翰林院舊藏永樂大典詳加別擇校勘其世不經見之書多至三四百種將擇其醇備者付梓流傳餘亦錄存彙輯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

永樂大典

高論傳

命為四庫全書俾古今圖籍皆無遺永昭藝林盛軌
乃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解經論學
詩文私集數種聊以塞白其實係唐宋以來名家作
或舊版僅存或副藁畧具卓然可傳者竟不概見當
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棄何可使之隱而弗彰此
必督撫等視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事所謂上
以實求而下以名應殊未體朕殷殷諮訪之意且此
事並非難辨尚爾率畧若此其他尚可問乎况初次
降旨時惟恐有司辦理不善藉端擾累曾諭令凡民
間所有藏書無論刊本寫本皆官為借抄仍將原本
給還揆之事理人情并無阻礙何觀望不前一至於
此必係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
違背忌諱字面恐涉於干礙預存寧畧毋濫之見藏
書家因而窺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
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異辭或記載失實固所
不免果其畧者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
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
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
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瑕
疵眾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宜諭後仍似從前

高論傳

疑畏不肯將所藏書名開報聽地方官購借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書則是其人有意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且江浙諸大省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卽或其家散佚仍不過轉落人手聞之蘇湖間書賈書船皆能知其底裏更無難於物色督撫等果實力訪覓何慮終湮惟當嚴飭地方官勿假手吏胥藉名滋擾衆人自無不踴躍樂從卽有收藏吝惜之人泥於借書一癡俗說此友朋則然今明旨徵求借後仍還故物於彼毫無所損又豈可獨抱秘文不欲公之同好乎再各省聚書最富者原不書皆本地之人

撰著祇論其書有可採更不必計及非其地產則搜輯之途更寬方不致多有遺逸著再傳諭各督撫等予以半年之限卽遵朕旨實力速為妥辦俟得有若干部卽陸續奏報不必先行檢閱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又奉 上諭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蒐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策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採訪彙上於朝又以翰林院署舊藏明代永樂大典其中墜簡逸篇往往而在並飭開局編校芟蕪取腴每多世不經之本而

訓諭

外省奏進書目名山秘笈亦頗裒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計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為盛特詔詞臣詳為勘覈釐其應刊應抄應存者系以撮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合為四庫全書簡皇子大臣為裁以董之間取各書繙閱有可發揮者親為評詠題識簡端以次付之剞劂使遠近流傳嘉惠來學其應抄各種別於雲集京師士子中擇其能書者給札分抄其成善本以蘭臺石渠之藏第全書卷帙浩如烟海將來度弄宮廷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為難惟摘藻堂向為宮中陳說書籍之所牙

籤插架原按四庫編排狀每懋此觀書取攜最便著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庶縹緲羅列得以隨時流覽更足資好古敏求之益著總裁于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書成卽以此旨冠於薈要中部以代弁言

又奉 上諭前降旨博訪遺編彙為四庫全書用昭石渠美備並以嘉惠藝林旋據江浙督撫及兩淮鹽政等奏到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並稱藏書家願將所有舊書呈獻者固屬踴躍奉公尚未

興燿轉

能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
儲蓄尚多用是廣為蒐羅俾無遺佚冀以闡微補闕
所有進到各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
種詳加校勘分別刊抄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
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錄彙繕
成編陳之冊府其有俚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彙入總
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輯四庫全書本旨也今外省
進到之書大小短長參差不一既無當於編列縹緗
而業已或刊或抄其原書又何必復留內府且伊等
將珍藏善本應詔彙文深可嘉賞若因此收存不發
轉使航書明經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於理未為公允
朕豈肯為之所有各家進到之書俟較辦完竣日仍
行給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書籍已屬不少
向後自必陸續加多其如何分別標記俾還本人不
致淆混遺失之處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仍將此通
諭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奉 上諭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
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光策府而裨藝
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
陸續奏送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數尤多廷

訓諭

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評詠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面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並令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為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弄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為書城

鮑士恭

鉅觀人間罕覩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專藏勿失以永留貽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為好古之勸又如進書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藩荃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璉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為世寶以示嘉獎以上應賞之書其外省各家著該督撫鹽政派員赴武英殿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即令其親赴武英殿祇領仍將此通諭知之

又奉 上諭 辦理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

史子集內分晰應刊應抄及應存書名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提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第此次各省搜訪書籍有多至百種以上至六七百種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韻府并擇其書尤雅者製詩親題卷端俾其子孫世守以為稽古藏書者勸今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閱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

各家珍貴資益之善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其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俱載內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為詳備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抄刻成書緘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興海內之士考鏡源

高謙傳

流用彰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總裁等通照悉
心妥辦并著通諭知之

乾隆四十一年奉旨上諭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諭

各省督撫遍為採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

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抄及存目三項以廣流

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籍詞意抵觸本朝自當在

銷燬之列節經各督撫呈進并飭館臣詳悉檢閱朕

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學有不可不為區別甄核者

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本朝而金堡屈大

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醜顏苟活乃托名

勝國妄肆狂信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

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

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藎

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

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為朝

議所撓致使身陷大辟嘗聞其疏內有灑一腔之血

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二語親為批議云觀至

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可得

乎可見正大光明之心矣又王允成南臺奏稿彈劾

權奸指陳利弊亦為無慚骨鯁又如葉向高為當時

明季
書籍

錢謙
益
屈大
均

劉宗
周
黃道
周
熊廷
弼

葉向
高

高謙傳

高謙傳

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內閣值逆閹弄權調停委曲雖不免責賢之備然觀其論麻奏章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七上幾於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則其朝綱叢脞更可不問而知也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為明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並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並從焚棄致令湮沒不彰至黃道周另有博學彙一書不

趙南星

博學彙

禎本書
禎作正字
改復本字

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蹟於李成梁設謀其害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逞狡謀陰計以怨報德伏讀寶鉉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師直為壯神戈所指肇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為隱諱存其言並可補當年記載所未備因命儒臣酌加節改附載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近覆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為

高謙傳

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於所稟實不足
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
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祖宗
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天而永命其
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若彙選各家
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
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衆或明人所刻類
書其兵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祇
須刪去數卷或刪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
二卷帙遂全部他若南宋人書之在金明初人書之
斥元其悖於義理自當從刪涉於詆訾者自當從改
其書均不必燬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
禁之書自不致仍然藏匿方盡善著四庫館總裁等
恐協查辦粘簽呈覽候朕定奪並將此通諭中外知
之

乾隆四十四年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節次彙進
各省送到違碍書籍朕親加抽閱內如徐必達
南州草所載奸商奸璫結賄欺君諸疏持論不撓極
為抗直又如蕭近高疏草內載其劾大璫潘相等以
礦稅擾民宋一韓捷垣封事亦有劾東廠徵稅監李

高誦傳

鳳梁永等蠹國病民諸疏均屬詳明剴切又侯震暘
天垣疏畧以容氏再入禁中抗章極論并及於沈澗
之交通內臣亦能侃侃不阿雖其間若徐爾一之九
八分疏極口誣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維華等則
曲加贊譽是非倒置以圖熒聽此外亦不過摭拾陳
言固無足取其餘讜論危言切中彼時弊病者實俱
無慚骨鯁前因明季諸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
行已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諫皆意切於匡救時艱忠
藎之忱溢於簡牘已降旨將其違碍字句酌量改易
毋庸銷燬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多秕政諸臣目

擊國政之阽危往往苦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置
若罔聞不能稍為補救之効而遺篇具在以一時督
亂之迹痛切敷陳足資考鏡朕以為不若擇其較有
關係者別加編錄名為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
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亦可垂示方來永為殷鑒
况諸臣彈劾權奸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
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章奏不盡見於明史
朕方欲闡幽顯微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况諸臣在
國言事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彼自為其主不宜
深責非若身入本朝肆為誣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

應存諸疏將綱背字面量為改易選錄餘仍分別撤
燬於辦理違碍書籍亦屬並行不悖著交該總裁遴
選一二人詳悉校閱編輯繕錄以資覽候朕鑒定
并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日上海政書

荒政輯要鑄版費數

嘗見查辦災務多有不善者甚至一邑中委員各出意
見參差不齊非意即濫雖上司三令五申總未妥協
往往滋弊釀成事端非盡印委各員之咎也蓋章程
未定無所適從此予荒政輯要之所由鑄版也全部
以萬二千五百字每三圈折一字在內繕費八千二

按九卷紙
數百八十
九張

百五十錢鑄費四萬九千五百錢版價二千三百五
十錢所費無幾獲益良多爰飭江蘇兩藩垣各刻版
一副倘遇偏災即便刷印凡被災府州縣必須各發
給全部以便查照籌畫妥辦其分查委員祇須各給
第三卷以便遵照辦理較之漫無成法各出意見者
迥不相侔矣

清汪志伊
荒政輯要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併孔安國傳出千東晉梅賾上之
朝偽稱孔壁所出安國為傳予別有通論十卷茲不
更詳

清姚首源際恒
古今偽書考

周禮

出干西漢之末予別有通論十卷茲不更詳

大戴禮

陳直齋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九江太守聖皆受礼干
后倉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
百篇戴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刪為四十九
篇相傳如此今小戴之書行于世而大戴之書止此
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于八十一前缺三十八篇末
缺四篇中間又有缺有重意其缺者即聖所刪即然
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礼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

保傳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礼口篇湯武泰
定取舍一則畫出誼疏中及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
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口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
獲諸書為之故駁雜不經决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
太守戴德撰九江太守乃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文尚書通論其中辨大戴記非本書乃後人之
偽未見直齋此論也今從通考中閱之正相合
同

孝經

漢志曰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
安昌侯張禹傳之隋志曰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
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

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象是書來歷出于漢儒不惟
非孔子作併非周秦之言也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經
豈因地之義襲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惟易禮字
為孝字聖治章以順則逆至凶德襲左傳季文子對
魯宣公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襲左傳北宮文子論
儀之言事君章進思盡忠二語襲左傳士貞子諫晉
景公之言左傳自張禹所傳後始漸行于世則孝經
者蓋其時之人所為也勘其文義絕類載記中諸篇
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之類同為漢
儒之作後儒以其言孝特為撮出因名以孝經耳案

諸經古不係以經字惟曰易曰詩曰書其經字乃俗
所加也此若孝經自可知非古若去經字又非如易
詩書之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
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此曲說
也安有取天之經、字配孝字以名書而遺去天字
且遺去地之義諸句之字者乎書若取章首之字或
有之況此又為第七章中語耶至謂孔子所作本不
必辨今姑以數端言之篇首云仲尼居便非自作矣
又論語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向稱曾子志存孝道故授以孝經則此二語

曾子親述其聞者何以反見遺乎又孔子曰事父母
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多少低徊曲折
今爭諫章之必有爭子故當不義子不可不榮于父
從父之令焉得為孝又何其枉直而且傷于激也其
言絕不倫類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此深合天理
人情之言使此為孔子言孟子豈與之相異如是耶
朱仲晦亦曾疑之而作孝經刊誤然疑信相半妄以
意分經傳皆附會牽合其不能牽合者則曰此不解
經別發一義可笑也其論文義如謂三才章用在傳
易禮為孝文勢反不若彼之貫通條目反不若彼之

完備明是此襲彼非彼襲此也又謂先王見教之可
以化民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
然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干理又已
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能
能使民不遺其親耶此教處辨駁皆是可以參觀至
于移易其文實以本文厚自重復及不連接此脫誤
也又據稱衡山胡侍郎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實本文所
也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是胡也汪
也朱也固嘗疑之若此矣非自予始也予著通論止
九經其別偽類不及孝經故特著于是焉又歸熙甫

曰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刑于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意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子之舊也宋元大儒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亦未必孔氏之舊也其言蓋亦遵朱子及吳臨川意云

孔子家語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按唐志有王肅註家語十卷此即肅掇拾諸傳記為之託名孔子國作序即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是也今世所傳家語又非師古所謂今之家語也司馬貞與

師古同為唐人貞作史記索隱所列家語今本或無可驗也元三廣謀有家語注明何孟春亦注家語其言曰未必非廣謀之庸妄有所刪除而致然此言良是然則今世家語殆元王廣謀本也

西京雜記

隋志載之不著撰人右陳直齋曰稱葛洪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書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少異同耳固所遺不過三萬言抄出為二卷以裨漢書之缺案洪博聞強記江左絕倫著書幾五

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佚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恒彙直齋謂未必洪之作者亦有所本黃長睿東觀餘論曰西京雜記中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按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其非稚川決也晁子止曰人或以為吳均依託為之恒彙謂吳均者西陽雜俎庾信作詩欲用西京雜記事口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

忠經

譯名馬融作其偽無疑張溥輯漢魏六朝文集列于融集中何也 同

世所傳韓詩汲冢國策非全書

湘山野錄云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時胡旦嘗發在襄公選繅十疋贈之胡得繅以手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十挺之脯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疋遂見十端夏少沮按服虔通俗文久不傳今類書中少有存者予閱周易注疏及韓

詩新書俱無此解容齋隨筆亦載此條以文又修文
 御覽引周書美男破產美女破舌見國藝文類聚引
 周書程寤曰文王在翟夫妣夢南庭生棘小子發取
 周庭之梓樹樹之於闕間化松栢椹柞驚以告文王
 文王召發於明堂拜吉夢受商大命秋朝士及引周
 書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以為
 車終日行又曰於越獻舟又曰菽澤已竭即蓮掘藕
 又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竹芥
 為耜耜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菰實又曰智
 與衆同非人師也初學記引周書云長勝短輕勝重

曲勝直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徐武之經也又
 曰黃帝始烹穀為粥又曰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
 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列子云火浣之布浣
 之必投于火布則火也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
 疑乎雪張湛注曰此周書所云博物志云西域獻火
 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刀切玉如蠟茂先亦引周書
 曰團團升雲半有半無李善文選思立賦注引古文
 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時於衡御者斃
 之以策馬佚不克之躓於乘傷帝左股又引周書曰
 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壁竊而育之斃以玄鳥

二七塗以彘血寘諸善后處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
文曰蟬遊之羽飛集于戶鵠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
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失
所惟彼小人弟克以育君子良曰是謂闕親將留其
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丹而藏之歟休將振王與令
尹卅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
曰先君怒子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
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今汲冢書皆未之見戰國
策姚寬序云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
事廣韻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覽二事元和姓纂一

事春秋後語二事後漢地理志一事後漢第八贊一

事藝文類聚一事北堂書鈔一事徐廣注史記一事

張守節正義一事舊戰國策一事李善注文選一事

皆今本所無也又柳詠荆軻詩云漸離擊悲筑宋意

唱高聲本淮南語古文苑載宋玉笛賦云宋意送荆

同時文苑所載當亦六朝文士假託典水經注亦云

宋如意和之今燕策無宋意事焦弱侯引韓詩外傳

老筮為萑老蒲為葦及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十二則

梅弱侯據佛典所列精氣云云載御覽焦云膈歸

張按文選李善注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

姓而王可得而教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教者萬教也
又鄭交甫將南適楚尊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雨
珠大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引韓詩外傳曰凡草木
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教雪花曰襄雲雲
曰回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
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禳祥也今
本亦無之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檣報吳增
封之禮今書作甘蜜九党李善文選注吳越春秋采
葛婦歌曰饑不食四體疲又陳音曰逢蒙傳射於
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今書無此語藝

文引寶劍事云王取純鈞示之薛燭嬰然望之曰沈
沈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
水之溢塘觀其色渙渙如水將釋見日之光今趙擘
本無此語越絕書有之語小異初學記引吳越春秋
云王取豪曹視之薛燭曰非寶劍也今豪曹五色黯
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劍不登斬而辱則墮於
泥中矣王曰寡人置劍竹蘆上過而墮之斷金獸之
領飲濡其刃以為利也一云薛燭曰是巨闕非寶劍
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靈壇之上宮中有
四駕白鹿而過者奔車驚今本亦闕藝文又引袁公

事云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
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詣女女將
北是王道逢老人有福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為劍
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
即挽林內之竹以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
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人因舉杖擊袁
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為白猿與今本小異又曰越王
念吳欲復讐愁心苦志中夜抱柱而哭承之以嘯群
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謀敵非君王
之憂自臣小之急務也又曰夫差帥諸羣臣出國門

祠子胥於江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
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
辭至令相國遠泛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
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
傷又北堂書鈔引越絕書曰闔廬見子胥敢問船軍
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檣船橋船今船
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
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檣
船者當陵軍之行檣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
騎也今本並闕乃知唐宋書今之遺佚者多安得悉

見全書哉

魚魯鳥焉

明董遐周 吹景集

康侯疏曰海錄碎事古語云字經三寫鳥焉成焉又野

客叢書序云轉鳥為鳥則本文寫字似有誤遐周疏

曰寫當作焉 張鷟云魯之喚魚淄澗莫辨抱朴子

云以魚為魯以帝為

兼弱攻昧解

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解者多不

得其說雖坡翁未有論著如蔡傳所云弱者兼之昧

者攻之此戰國縱橫家言假仁之霸不為而玄王為

之耶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

鷦鷯之為言兼也兼之猶兼容也攻之猶他山之攻

兼之如小白城魯鹿門重耳戰城濮解宋圍是也攻

之如使人問葛矣為不祀葵土之誓無易樹子無以

妾為妻是也苟其冥昧益堅文告不入兼之不可攻

之不能鳥獸行謂之亂狎五常謂之侮時日曷喪謂

之亡斯取之而已矣其不幸而兔爰雉羅流離瑣尾

則推而立之其僅存而無援則擁而固之取也者為

未亡必亡者言也推也者為既亡而可使不亡者言

也誥紂繼之曰殖有禮覆辱暴蓋於是而仲虺之指

高謙傳

昭昭矣

未董假周格言

我怒時出我文而喜是文我毒毒也我沒時得我文而

而生是文者我雲耳也

賜銀青光祿大夫右丞相沂國公趙雄以積雨未

霽乞先次貶秩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惟災異之來上天所以警戒人主也霖雨為愆年麥

告賤浸淫不已害于農田卿體朕之心任朕之責疊

陳封奏願致國章言之克誠躬乃自厚傳不云乎應

天以實不以文今推求闕違稽按咎證得無有以戾

人和而召天異者方與卿等思之曷為引咎之深哉

南定崔敦詩

崔敦玉堂類藁

薛舜臣特降一資

刑獄朕所甚重爾為縣令荒怠厥事乃控牢之內有死

於淫酷者一資之黜豈足償寬當體寬容尚知愧畏

可

崔舍人西垣類藁

王珪降一資

郡獄有寃至於濫殺究其蔽斷初不至斯固有任其咎

者矣爾得無薄罰乎可

同

朱熙績降一資

馬載傳

卿郡有飢義當救恤乘時邀利是誠何心雖爾不足以
責此違令鼓衆可無罰乎可

程廷祚啟

上元程廷祚放生原為熟蘄生安徽巡撫膠州王公所
薦著有讀易管見一卷春秋識小錄九卷凡三種曰
職官考畧曰地名辨異曰左傳人名辨異其論晉軍
政最詳曰案晉軍政凡八變自莊公十六年王命曲
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藐然小國也其後閔元年自作
二軍一變也僖二十七年作三軍復大國之舊二變
也明年增置三軍蓋晉欲置六軍而避其名故曰三

行三變也僖三十一年罷三行而為上下新軍號五
軍四變也文六年舍二軍而復三軍五變也成三年
始作六軍晉至是僭王而無忌矣六變也成十六年
罷上下新軍而為四軍七變也襄十四年舍新軍復
三軍八變也僭王之舉興廢任意晉之戴周亦徒以
空名耳然襄十四年之復三軍非有志于成周之禮
以新軍無帥不得已而舍之豈自知其僭越哉及暮
權歸執政范仲行氏見逐于時晉僅有四卿而三家
分晉之勢成矣又曰桓六年晉以僖侯廢司徒杜曰
廢為中軍是時晉未立中軍杜云然者據其後事而

言也又孔穎達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為號其司馬司徒皆為大夫之官案此則晉廢司徒而諸卿皆廢矣春秋改周之官制者又莫如晉也又曰晉人以卿為軍帥故僖二十八年曰趙衰為卿為新軍帥也然亦有為卿而不為軍帥者僖三十三年曰襄公以一命命卻缺為卿亦未有軍行文十二年趙宣子曰秦獲也突也獲一卿林曰晉自散位從卿者是也又曰將中軍者晉國執政之卿文公以前又謂之中大夫僖十五年晉侯許賂中大夫杜曰謂國內執政里平等其後亦曰元帥

見僖二十七年一曰正卿見文七年又稱將軍見昭二十八年皆將中軍者也又曰案春秋置六軍者惟晉其外見于傳者吳有中上下三軍又有右軍為四軍如仍有左軍則五軍也至楚亦惟中左右三軍齊中上下三軍又魯亦兼次國然止有二軍襄十一年季武子欲弱公室作三軍至昭五年而舍之又曰春秋備六卿者晉宋鄭也他國否然晉置六軍時至有十二卿復有散位從卿者又異乎天子之置軍設卿矣有賦頌五篇名曰日下新草

杭世駿詞科掌錄

劉原道

劉恕字原道溫公門人宋儒中有史學者嘗著自訟文
以為平生有二口十失十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
明定前賢之高尚顧其所謂失與蔽者予皆有焉又
若為予而發者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失佻易
乍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
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
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
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怨怒多言
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
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化望無紀文淺言深

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
行已無規矩人不許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
實之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
一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濶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
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
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
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
而拘小礼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慮事率
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
咎自笑亦自不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予

似不免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不謂
之失米朱與敵也若夫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者
則又中予之沈痼循省之餘輒復自笑詩曰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

明陸深
燕間錄

記與兒子語

六月十五日甥邵國士過余飯兒子熊臣鳩臣豹臣同
食日赤烈甚日中風吹楊黃沙撲人余語兒子我輩
坐此苦寂、抑知有負戴或肩輿曳繹行烈日
未食者乎今與汝住板屋蔭高樹食脫粟一菜罷解
締衣挂壁徐搖竹扇以茶熟彼視我殆天際人哉甥

曰舅氏語大善特未盡也日甥方從江西來其避亂
者匿窮谷晝不敢炊恐望煙者搜山耳夜率一炊食
日則曬雨則淋宵則露睡總在草土泥水中耳屍纍
纍無薶具辭未竟余曰極矣甥曰不極彼視被兵者
斬斫繫掠骨肉別離受慘酷猶自以夫婦父子得相
聚即死男全屍女全節為幸耳然則舅所謂烈日行
者不又為天之尤高者與于是毛子槍焉久之指三
狔謂曰聽哉戒之矣境靡常夫彼猶我自茲以往當
益務修德力學崇厚實儉慎言行與喜怒者欲不行
常存惻隱敬畏抑卑之心戰、兢、量力隨方行陰

德事以答天之貺解天之怒嘗自驚曰我何修得此
然慎毋覬倖富貴也夫天之惠我大多矣過矣我實
無德與功乃克享于天者如此而猶欲徼富貴其心
便大得罪于天天肯赦乎

清毛先舒

東苑文鈔

鳥鵲填河

淮南子有鳥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之說故庾肩吾七夕
詩云倩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宋之問云鳥鵲橋邊
下鵲飛王建云龍駕車轅填石李商隱云星橋橫道
鵲飛迴晏叔原云鵲慵鳥慢得橋遲震文潛云靈官
召集後靈鵲橫渡天河雲作橋兩雅翼云涉秋七月

鳥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為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
漢東後鳥鵲為梁以渡故毛皆脫公七月七日絕不
見鳥鵲翼日驗之鮮不髡者羅願謂秋乃鳥獸之禋
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
不能推也

明胡侍

真珠船

蜂國記

蜂化草露而孕大小分號其叢其室堅薄如韋楮必六
其稜櫛比纍々王居正中諸屬環護門戶必飭晨夕
必朝見朔望從王南向而拱謂之朝天暑熱以翼為
王更疊而扇每日必出採不遠數十里粘花脂于

後足而後却返不空返也其為王採必戴之首有怠而溺職者驚而爭者失序者眾共擄殺之王若有令焉有出採中道亡失其室竟空無據之者所為盜即釀于室中春夏秋冬皆不食儲以禦冬四時食者雖王凡創室釀蜜皆先公後私王日端拱統率而已每春深則羣孕王亦孕王孕獨大後諸孕圻王計其子之將圻也則率諸新息小蜂徒為讓其國于子示無兩大諸新子之從王出者與舊國之屬新王者其禮度謹嚴皆如初也凡蜂皆黑首王之首金莪如冠腰者玉如帶雄大超絕以足為別 贊曰載籍言鳳皇過

者眾鳥必拱隨至飢凍顛墮無離心嶺南山陔間有鹿皆為兩大鹿居中眾鹿什伍環衛撤晝夜無敢譁者則相結前後左右徐々護行噫是皆知有君臣上下之義者 陳衍大江集

飼猫說

鼠之為害也特甚猫捕鼠至健也故人樂畜猫猫亦不徒食於人群鼠屏迹人咸得安枕焉西隣偶獲一猫飼以飯意似有不足者蓋以魚其欲猫未厭也又從而竊食焉終夜狂叫其為狼籍也較甚鼠見鼠則逡巡畏縮或不及避亦必俯首貼耳鼠以故益肆猖蹶

橫行無忌於是率室之人無不競外猫之貧饗而不捕鼠也嗚呼彼食人之食而不捕鼠又從而竊食者寧獨一猫也乎哉

清張榮

空明子文集

盧盧四

市井呼盧盧四也博徒索米曰四紅赤緹皆一散色也

俗說唐明皇與太真妃喝米若成口口賜緹之義楚辭招魂成臯而字字即盧也又曰詠杜子美詩遶牀灰呼叫五白担跌不肯成臯盧註謂劉穆之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呼盧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又詩劉毅從來布衣顧家無儋石輸百萬唐李翱撰

五木經元華註云雉為二臯為六盧為四

宋張貴耳集

王嗣宗殺狐

王嗣宗守邠土邠有狐王廟相傳能為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其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共圍廟薰灌其穴殺數百狐或曰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為立廟則寂無靈矣郡有人贈嗣宗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滅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曰吾死後刻此詩於墓旁足矣

明墨子

狐媚叢談

乞者說

按明順時人

長亦大道有乞者為蒙袂輯屨若哭若呼既醉既飽其
歌鳴、行者曰鄙哉乞何先號吽而後笑也乞者睨
而應曰噫嘻啼飢號寒人之情也或飲或食或歌且
舞古之志也子何怪焉且子鄙我乞天下皆乞也我
之乞異乎人之乞我之所乞簞食豆羹人之所乞白
壁黃金我乞之所通衢曠野人之所乞玉堂金馬我
乞之時白日堂、人之乞之時昏夜皇、我乞之時笑
踞坦腹人之乞之時蛇行匍匐我乞之後高臥而已人
乞之後唵叱自喜由是觀之人乞乎我乞乎子以為
齊門鼓瑟何如吳市吹簫豫讓吞炭何如子瑕啖桃

五柳叩門何如五斗折腰子徒嗤我之先號吽而後
笑吾竊悲世人之先笑後號吽也行者曰夫、也殆
隱乎乞者與追而謝之弗顧而去 清九伺 西堂雜俎

封長白山記 方象瑛

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 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 特
命內大臣覺羅武某一等侍衛兼親隨時衛費耀色
一等侍衛塞護札等於大暑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啓
行十四日至盛京二十三日壬元喇宜 諭鎮守將
軍等名村莊獵戶皆無知長白者都統尼雅漢族祖
戴穆布魯世採獵以老退聞自言祖居額黑訥陰關

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負以歸四日可抵家以此度
之長白山距訥陰當不遠因問訥陰路幾何獵戶噶
喇大額黑等曰陸行十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
獵人喀喇前導各持三月糧又慮食盡馬乏不能歸
也期將軍巴海載米一舟俟於訥陰于是噶喇大額
黑等出舟覽羅率固山大薩布素由陸六月三日啓
行經文德痕河阿虎山庫納訥林祁爾薩河渾沱河
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依河水敦林巴克塔河納爾
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陰而噶喇大
等亦至蓋自江逆溯由瓦努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

流來會總七日再十一日發訥陰一望林莽迷不得
路薩布素率旂甲二百人伐木開道十二日悉衆行
是日薩布素遣顧慄等先後馳報前進約百數十里
登一山升樹而望遙見遠峰白光片、殆長白山也
因留噶喇大額黑督采珠蚌十四日與薩布素等會
密樹茂林揣摩開路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雲
霧迷漫不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徑得鹿蹊循之以
進則山麓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密中頗坦而圓有草
無木前臨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木香叢生
黃花爛熳隨移駐林中然雲霧漫漫、無所見也衆惶

惑前誦 綸音礼甫畢雲霧捲歷、可觀矣莫不歡
呼稱異遂攀躋而上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澗近視
頗圓所見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峯環繞憑
水而立頃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文
蕩漾繞池諸峯望之搖、若墜觀者駭焉南一峯稍
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則處、有水左流為松
阿里兀喇河右流為大小訥陰河瞻眺之頃峯頭游
鹿一羣皆駭逸惟七鹿忽墜落衆喜曰神賜也蓋登
山適七人時正乏食拜而受之回首望山倏復雲霧
遂于十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處一氣查冥并不見

有山光矣二十一日至二訥陰河合流處二十五日
至恰庫河則訥陰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
歷色克騰圖白黑噶爾漢噶大渾滿薩克錫法克錫
松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兀喇十
二日抵寧古塔通院會寧諸府八月二十一日還京
具疏聞 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
下內閣礼部議封為長白山之神歲時享祀如五嶽
焉夫封山之典肇始唐虞然報祀嶽瀆非有關於鐘
祥之自也志稱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
周凡十里南注為鴨綠北流為混同 國家龍興所

自然至今無知其處者 睿慮周詳穆然念 祖宗
所由出專官訪求備歷險異卒光大典以答神庥其
享天心而致靈貺宜哉謹據原疏綴葦為記用志千
萬世無疆之盛云

封長白山記

人瑞錄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恩詔內一則軍民
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徭八十以
上者給絹一疋棉一勛肉十勛九十以上者倍之
詔下郡邑悉如令行仍以給過民數上之司農藏于
冊府以見我 國家休養生息五十餘年躋四海于

仁壽之域耄耋期頤筆不勝書而又大賚天下盛舉
養老之典俾康衢白叟衣帛食肉鼓腹而祝堯年較
之麟遊真集露降芝生者不尤稱祥瑞與予備員版
曹因搜其教命曰人瑞錄云

直隸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人
九十以上	五百三十五人
百歲以上	無

遼東

七十以上 四萬一千九百九十一人

八十以上 九千四十三人

九十以上 二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山西

七十以上 二百四十四人

八十以上 九十八人

九十以上 五人

百歲以上 無

山東

七十以上 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五人

八十以上 二萬六千六十七人

九十以上 一千三百三十人

百歲以上 九人

河南

七十以上 八千一百三十三人

八十以上 三千六百五十一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一人

百歲以上 五人

江南

壽考

壽論值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三萬四千九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一千六十五人

百歲以上

三人

浙江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二萬一千八百六十七人

九十以上

九百八十二人

百歲以上

無

陝西

七十以上

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二人

八十以上

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三百一十七人

百歲以上

無

湖廣

七十以上

三萬七千三百五十四人

八十以上

二萬五千五百四十四人

九十以上

二千八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四人

江西

壽論值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千一百九十人

九十以上 五百八十八人

百歲以上 無

廣東

七十以上 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九人

八十以上 九千四百一十五人

九十以上 五百九十二人

百歲以上 無

廣西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四百八十九人

九十以上 一百一十四人

百歲以上 無

福建

七十以上 一萬二百一十三人

八十以上 五千二百三十三人

九十以上 三百六十九人

百歲以上 無

四川

壽考

七十以上 一百七十六人

八十以上 九十九人

九十以上 一十三人

百歲以上 無

貴州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九十九人

九十以上 一十三人

百歲以上 無

口州 七十以上 未報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百四十九人

九十以上 九十四人

百歲以上 無

雲南

七十以上 未報六百一十八人

八十以上 四百五十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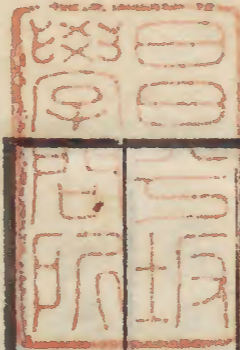
百歲以上 無

合天下計之七十者不可勝紀八十者一十六萬九

千八百三十人九十者九千九百九十六人百歲者
二十一人是人也皆勝國之子遺也而能不死于厲
疫不死于刑法不死于飢寒不死于水火盜賊留其
餘生以受 興朝之雨露雖其得于天者獨全亦必
由善良以接物明哲以保身故今日者獲錄于有司
達之 天子賜天府之布帛給大官之米肉庶民之
賤埒于卿士豈偶然哉雖然縱橫萬理之遙男女兆
民之衆壽滿百年者總二十一人世之攘名嗽利壅
白龍鐘未肯少休者莫不有百年二字橫其胸臆觀
此錄當亦廢然返矣

清曲阜孔
東塘

人瑞錄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seal script (shu) on the right page, contained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ensely packed, typical of a formal document or record book.

